

美大選後國會情勢簡析

關

中

儘管尼克森總統在此次大選中獲得一空前壓倒性的勝利，使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麥高文遭到該黨有史以來最慘重的一次失敗。但在國會的選舉中，民主黨却能守着陣腳，不但在參、衆兩院仍然保持多數，且在參院又增加了兩票的優勢。故將於明（一九七三）年一月三日揭幕的第九十三屆國會，仍是一與白宮對抗的國會。

此次美總統大選年的國會議員選舉，參院改選三分之一，計三十三席，衆院則係全部改選，計四三五席。大選前參院的席次分配為民主黨五十五席，共和黨四十五席；衆院為民主黨二五六席（其中一席為獨立派人士，但立場接近民主黨），共和黨一七九席。大選後，民主黨在參院增加兩席，為五十七席，共和黨相對減少兩席，為四十三席；在衆院，共和黨較前增加十三席，但民主黨仍以二四四席比一九一席之多數領先甚多。

大選前，共和黨本冀圖藉尼克森此次連選連任之絕對優勢（民意測驗及各地政情均顯示尼氏一路遙遙領先，麥高文之失敗早成定局），一舉扭轉在國會的劣勢。希望在參院能拉平比數，增加五席，如此在重大的議案中，便可勢均力敵，甚至可藉副總統安格紐以參院議長的身份，以決定票來控制國會（美國參院正反票相等時，由議長投票決定之，理論上如此，事實上絕少爭執性地議案能獲本黨議員之一致支持，但由於經常可獲他黨議員的支持，仍可彌補此一理論上的缺陷）。最低限度，亦希望能增加二、三席，以縮短差距，減少民主黨的壓力。對衆院的選舉，一方面由於差距太大，一方面由於通常衆院較參院易於控制（在大多數情形下，衆院較參院支持政府的政策），故共和黨並無太大野心（事實上，亦鮮可能，因共和黨在選民中已是一多年之少數黨）。相對地，在比重上亦較不重視衆院的選舉。

但共和黨此「保守地」如意算盤，並未能實現。雖然可能因素之一為一些民主黨的選民在投票選了尼克森之後，為補償良心的不安，而在議員的選舉中仍支持自己黨內的候選人，此種心理美國稱之為「贖罪投票」（

Pendance Votes）。但主要原因還是大多數選民係依個別情況投票（此點

一方面說明美國選民政治素養較高，一方面大眾傳播對問題的反覆、詳盡介紹亦功不可沒）。對候選人的人格，全國性及地方性的政見，均予同樣的考慮。以肯塔基州為例（第一個投票分曉的州），尼克森以絕大多數贏得該州（百分之六十四之選票），但一向屬於共和黨的該州參議員席位却被民主黨奪去（以反對增加該州物品銷售稅的州議員Walter D. Huddleston擊敗了前州長Louie B. Nunn）。同樣的情形亦發生於南達克塔州，該州雖不支持本州的總統候選人麥高文，但却將一向屬於共和黨一席的參議員給了民主黨的候選人艾保雷斯基（James Abouresk），艾氏為黎巴嫩後裔當選為美參議員的第一位。

改選之參議員中，民主黨得十六席，共和黨得十七席。除連選連任者外，民主黨在原屬共和黨手中爭取了六席，計科羅拉多、德拉威爾、衣阿華、肯塔基、緬因及南達克塔六州。共和黨則在新墨西哥、北加羅來納、奧克拉荷馬及維吉尼亞四州從民主黨手中贏得席位。輸贏相抵，民主黨淨贏兩席。

當選的三十三位參議員中，十三位係第一次進入參院，其中八位且從無任何國會（美衆院為進身參院的主要階梯）服務的經驗與紀錄，故一時尙難以確切估計渠等對參院發生的作用與影響，但就現有資料顯示，較多新進議員（多為民主黨籍）較渠等前任為激進。

此次參院改選之一大特點為參院資深傳統之遭受考驗。選民似已改變態度，偏重候選人之年輕活力甚於過去之崇尚年資。最顯著的例子便是參院中廿四年來唯一女參議員，緬因州共和黨史密斯（Margaret C. Smith）女士之落選。七十四歲的史密斯女士已連任四屆參議員，在本州及全國均聲望甚高，渠對當選連任極具信心，不但不積極從事競選，且拒絕接受捐助她競選費用。渠深信其在國會服務三十二年（衆院八年，參院二十四年）之經驗及始終如一的公正立場（對事不對人，連續否決尼氏所提兩位大法官人選）及

勤勞紀錄(在最近渠臂部動手術之前投票幾從不缺席)為其連任之最大保證。

但在其對手民主黨之四十八歲的哈特維(Willian Hathaway)一再強調年輕及活力的衝擊下，終於敗下陣來。另一幾更出人意外的例子乃是曾任三屆衆議員，二屆州長，及二屆參議員之德拉威爾州共和黨大將六十三歲的鮑格斯(J. Caleb Boggs)竟被一初出茅廬，年僅二十九歲的畢登(Joseph R. Biden Jr.)擊敗。這位僅當過兩年郡(County)議員的小夥子在明年一月三日國會揭幕前才滿三十歲，剛好符合美國參議員最低年齡的資格，亦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參議員。

其他如路易斯安娜州之J. Bennett Johnson Jr.(民主黨，四十歲)擊敗前州長John McKeithen(民主黨但以獨立派競選，五十四歲)，奧立岡州之Mark Hartfield(共和黨，五十歲)阻止了曾任多年參議員民主黨怪傑Wayne Morse(民主黨，七十一歲)之東山再起，喬治亞州之Sam Nunn(民主黨，三十四歲)擊敗Fletcher Thompson(共和黨，四十七歲)及新墨西哥州之Peter Domenici(共和黨，四十歲)擊敗Jack Daniels(民主黨，四十八歲)等均係以年紀較輕取得勝利的例子。在衆院選舉中，此種例子尤多，三十多歲的新進議員不勝枚舉。此次大選因降低投票年齡，增加了許多年輕人選票自為主要原因之一，但無疑地，今日美國社會重視年輕人參政及崇尚創新及活力已成為一主要風尚，此種趨勢可能會逐漸改變參院尊崇年高資深的傳統。

在衆院選舉中，共和黨雖增加了十三席，但亦不如理想。蓋共和黨原預測可起碼增加二十五席左右(如超過民主黨則需贏得四十一席)。共和黨之樂觀估計係根據一九七〇年的選區重劃及尼克森之壓倒優勢。故對民主黨來說，在衆院損失十三席，算是很輕的損失，何況，在參院還淨贏兩席。平均起來，民主黨在國會選舉方面還是穩住了大局，面對尼克森的勢如破竹，這已是一個很成功的守禦了。

至共和黨之未能挾尼克森秋風掃落葉之威力，發揮連帶作用(美稱之爲Coattail)在衆院選舉上多所斬獲，一方面固然是大多數之民主黨選民投尼克森的票只是因為不支持麥高文而非連帶地反對民主黨。另一方面則是一基本的原因，蓋衆議員任期短(兩年)，以其等與地方關係之密切及與選民之熟悉多能競選連任，事實上，除非有特殊優異的選擇，選民亦不願多所改變。以上兩點，可以在競選時，大多民主黨候選人與麥高文保持距離及六分之

五強之衆議員連選連任(四三五席中，僅六九席係初次當選者)得以證明。

綜觀此次衆院改選，較引人注意的特點有下列數端：

一、共和黨增加的席位多在南方各州(淨增加七席)，顯示尼克森「南方戰略」(Southern Strategy)的成功。南部各州本為民主黨之大本營，唯近年來已被共和黨的勢力侵入。此次密西西比與路易斯安娜兩州選出共和黨的衆議員尚為南北戰爭後的首次，其意義殊不尋常。

二、民主黨八位競選連任失敗者中，只有田納西州的安德遜William R. Anderson 在衆院較有份量。安氏為衆院十五名負責處理議案的規則委員會委員之一。餘均無特殊影響力，故雖損失十三席，並無大礙。

三、新進議員的平均年齡，均較以往為低，三十餘歲的議員甚多。

四、女性衆議員增加五位，連前共有十四位女議員。競選連任的女議員中，只有麻省的席克斯女士(Louise Hicks)以些微票差落選，主要是吃了選區重劃的虧。(參院民主黨原有女參議員一人，由於此次史密斯女士之落選，已無女性代表矣。)

五、黑人議員增加三位，連前共有十六位，全部均屬民主黨。南部喬治亞州與德克薩斯州各選出黑人衆議員一位，此亦為百年來的首次(參院僅有一位黑人議員，即麻省共和黨之布魯克(Edward Brooke))。此次大選，美國五十州中，僅麻省一州不支持尼克森，但布氏却以高票連選連任(渠為共和黨之自由派，自稱為 Creative Republican，當選連任後並曾表示在一九七六年有意間鼎白宮)。

六、一些競選連任失敗者受選區重劃(一九七〇年根據人口普查重新調整選區)的影響甚大。蓋某些議員在原選區有充份的實力，但經選區重劃後，原選區被分割、合併或竟消失，因而失去基本選票。共和黨原冀圖選區重劃對其有利，但事實證明並不盡然。民主黨仍深具地方實力，由此可見。

七、衆院多數黨領袖包格士(Hale Boggs 路易斯安娜州選出)與阿拉斯加州衆議員Nick Begich 於此次競選途中飛機失事，迄今下落不明。渠二人雖均獲當選連任，但如未獲生還，將於明年辦理補選。

綜上所述，此次新選出的國會在思想及構成成份上均較前有顯著之不同，唯一與前相同者即為仍是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尼克森的勝利乃其個人的勝利，並非共和黨的勝利。對民主黨來說，無寧是麥高文個人的失敗，而非該黨的失敗。在民主黨仍堅實控制的國會，其主要意義不在今後在立法上牽制會傳統及現狀予以挑戰。